

# 21世纪初叶世界发展大趋势

陈松川 楚树龙

**[内容提要]**进入 21 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大势越来越清晰:发展与和平问题成为世界的主题和最突出问题。数个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和“集团式”发展,使国际力量对比出现了传统大国与新兴经济体相互交织的新的“两集格局”。同时,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总体稳定局面显示出国家间关系的性质已经由历史上长期敌对和对抗转变为非敌对和非对抗,恐怖主义取代传统的国家间战争成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及人类安全的主要威胁。世界发展呈现出“全球化”、“多极化”、“多边化”三大趋势与“和平”、“发展”、“合作”三大潮流。

**[关键词]**世界发展主题 国际力量对比 国家关系性质 世界主要威胁

**[作者简介]**陈松川,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战略与发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战略、中国外交战略、亚太区域合作研究;楚树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战略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博导,主要从事国际战略、美国政治与外交、中美关系、中国外交战略研究。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来的 20 年间,亚洲金融危机、“9·11 事件”以及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国际金融危机等世界大事层出不穷,但冷战结束后和 21 世纪初叶世界发展大的趋势没有改变,即“发展与和平”仍然是世界的主题和问题,世界范围内全球化、多极化、多边化趋势持续发展,和平、发展、合作三大潮流交织向前,国际关系、国家关系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恐怖主义、分裂势力和极端势力取代传统国家间战争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人类生命和财产的主要威胁。

## 一、“发展与和平”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和问题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对世界形势做出了战略性判断,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或两大问题。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sup>1</sup>

距小平同志提出这一战略判断已 25 年了。近

1/4 世纪来,世界发生了新的变化。但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代的两大主题和问题的战略分析仍然成立,仍是观察和认识世界的依据,因为当前世界的核心仍然是和平与发展,世界的中心问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或问题;世界所有事务无外乎是和平与发展问题,都被和平与发展这两大类问题囊括。

同时,在小平同志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和问题后的 25 年间,世界发生了某些根本性的巨变,因此,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或问题的顺序应该调换一下,即冷战结束后和 21 世纪世界发展的最重大的主题和最主要问题是“发展与和平”,“发展与和平”是冷战后和 21 世纪世界的主题和最突出问题。这一顺序的调整反应了冷战结束和进入 21 世纪后世界新的现实,因为随着冷战的结束,美苏和东西方对抗的结束,世界的和平问题大为缓和,世界和平基本能够得到保障;而与此同时,世界的发展问题更加突出,更加不确定,已

<sup>1</sup> 邓小平:“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05 页。

取代和平问题成为冷战后和 21 世纪世界最大的主题和对世界及各国、各地区影响最大和最突出的问题。从经济发展、能源资源、环境到国际金融危机,再就业、教育、贫困等大事小情,成为世界最突出的问题,对全世界各个国家和个人影响最大的都是发展问题。而且,与和平安全问题相对,发展问题呈现出更加动荡变化、更加不确定和更加复杂化,吸引了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民众最多的注意力。

## 二、世界呈现出全球化、多极化、 多边化趋势及和平、发展、合作潮流

冷战结束和进入 21 世纪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全球化”、“多极化”、“多边化”的世界发展趋势越来越清晰,体现出一种正面的、稳定的政治安全发展方向。“发展”、“和平”、“合作”不仅是世界发展的主流,而且成为各国对外政策的价值取向。“三化”的发展趋势与“发展”、“和平”、“合作”三大潮流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准确观察今后较长时期国际形势发展的背景和主线。

当前世界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全球化”、“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多边化”趋势日益活跃。“全球化”在以更加惊人的速度渗透到世界的方方面面和各个地区,国际金融危机没有改变和阻挡全球化的发展。以前可能是国内事务范畴的问题,现在也因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利益而成为需要其他国家共同参与的国际问题。如果说上世纪末新世纪初“多极化”趋势还不太明朗的话,那么当前国际格局中的“多极化”已经初露峥嵘。多极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当前的主要国际力量不能再简单以东方或西方、发达或发展中来划分,而是表现出更加复杂的形势。世界事务“多边化”是当前世界发展趋势的“三化”中一个突出的新特点。当前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多边机制成为解决国际和地区问题的主要方式,“G”现象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国家集团“G-X”成为一个潮流,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金融危机中诞生的“G-20”在短时间内一跃成为世界经济、金融事务最主要的多边协商机制,在解决世界经济危机中起着关键的协调作用。此外,“金砖四国”提高了新兴发展中大国在

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and 作用;“基础四国”在国际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作用;六国机制在处理伊朗核问题上的核心作用;“六方会谈”在缓和朝鲜核问题上的重要作用;“非盟”在非洲大陆安全问题上的重要作用,等等,都是值得关注的“多边化”趋势的体现。

世界“发展”、“和平”、“合作”三大潮流是明确的。“发展”已经深入人心,在当前各国的内政外交中占据着中心地位,不但发展中国家重视发展,发达国家同样重视发展。不仅如此,发展的快慢、发展质量的优劣还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成功与否的指标,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内部稳定和政权更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一大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这样一个判断符合当前乃至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世界发展的方向。“和平”成为当今时代发展的潮流,反映了冷战后国家关系性质由敌对、对抗转变为非对抗、非敌对这一根本性变化,正是这种转变保障了和平长久化的可能。“合作”成为国家间关系的主要行为模式,不管相互之间存在多深的积怨,不管是否是心甘情愿的首要选择,各国间最终都要走上合作的道路,这是“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使然,是“发展与和平”的时代主题使然,也是各国的国家利益使然。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发展”、“和平”、“合作”不仅简单地表现为世界发展的潮流,而且正在转化为大多数国家对外政策的价值取向,“发展”、“和平”、“合作”三位一体,相倚相生,构成各国实现国家利益的根本选择,“发展外交”、“和平外交”、“合作外交”成为各国外交的主线。

## 三、国际力量对比的相对均衡化、重新 平衡化趋势及“两集格局”显现

进入 21 世纪,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新的深刻变化。随着中国、印度、巴西等数个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上升,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增大。虽然冷战后形成的以美、日、欧等传统大国为骨架的“一超多强”格局看似依旧,但国际力量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明显,国际力量的分布更加均衡,初步显示出多层次的梯队型格局。欧、美、日

等传统国际力量中心与中、印、俄、巴西等新兴大国 (“新的力量中心”)以及土耳其、南非、韩国、墨西哥等中等新兴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优势互补的态势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接受和认可,世界上正在形成以传统的美、欧、日、俄与新兴的中、印、巴等发展中大国为核心的“两集(团)格局”。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的“G-20”,成为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协调国际经济立场的机制,就是这种国际力量新变化的有力证明。

数个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的“集团式”发展,是 21世纪国际力量对比的最显著变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崛起的新兴经济体中,既有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具有全球影响的发展中大国,也有土耳其、南非、韩国、印尼等中等新兴国家,这种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已经在经济领域首先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2009年“20国集团”正式取代“八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就是其体现。同时,在国际舞台上相继涌现出的“金砖四国(BRICs)”、“基础四国(BASIC)”、“展望五国(VISTA)”等一连串组合,还体现出这些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社会不同领域的作用。“金砖四国(BRICs)”已经实现了领导人峰会的机制化,其有关世界经济稳定、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立场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重视;世界银行中发展中国家份额得到提升,中国排名第三,印度排名第七,韩国、巴西、土耳其等拥有的投票权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大。“基础四国(BASIC)”在 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期间的表现则代表了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它们与美国在最后时刻对形成最终协议所起的关键作用,更是以前根本无法想象的。而巴西、土耳其在伊朗核问题上的参与,虽因受到大国制约其影响打了折扣,但它们作为新兴发展中大国在国际热点问题上积极参与的尝试,却很值得进一步关注。

发展中国家的“集团式”跳跃发展,世界经济危机的集体性冲击,使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影响力受到削弱,甚至连曾经不可一世的美国也在 2010年度《国家安全战略》中这样说:“我们必须承认,不管它如何强大,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全球挑战”,但是这些都没有改变美、欧、日作为国际社会

主要力量的现实。在世界主要经济指标中,传统发达国家仍然普遍占据优势,在经济总体实力前十名中,“七国集团”一个不缺,世界前五名中西方国家占据了四位(见表 1)。虽然美国是本次世界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但美国“一家独大”的整体格局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不但美国经济规模仍是第二位国家的三倍,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也依然无法取代。欧日的情况比美国差些,但更多的是表现为相对意义上的停滞,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衰退,其世界排名同样没有根本性变化。不仅如此,国际社会主要领域的话语控制权也依然掌控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传统大国手中,中东、伊核、反恐等主要国际热点问题中,美欧都起着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在反恐战场上,从阿富汗到伊拉克欧美更是绝对的主角。同时,美欧还努力削弱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热点问题上的影响,在伊朗核问题上,美欧不仅在联合国安理会和六国框架内制造压力,迫使俄罗斯和中国同意它们的立场和制裁方案,还打击想在这些体制外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巴西、土耳其,把主导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从当前世界经济领域“20国集团”与“八国集团”并存并发挥不同作用的现状不难看出,虽然发展中国家在当前世界上所发挥的作用在迅速上升,但是这些新兴的力量中心与既有大国之间并非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新兴发展中国家目前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发展问题、地区安全问题、环境问题等领域。这是因为,一方面这些领域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直接利益密切相关,同时新兴发展中国家也力所能及,另一方面这些领域也关系到新兴发展中国家的长远发展,从而受到这些国家的集体重视。但是,在价值观、社会制度等深层次的、对世界发展具有长远影响的软实力领域,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仍无法与美欧等西方传统大国相比,价值观、社会制度浸润了西方国家工业文明 200多年发展的积累,这些方面的影响靠的是日积月累的渗透,无法靠短期的“赶超”完成。也正是由于认识到自己所具备的这

<sup>1</sup>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y 2010 p. 1,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 (上网时间:2010年6月28日)

表 1 世界主要力量(2008年)

排名	国别	人口 (百万)	GDP (十亿美元)	人均 GDP (美元)	出口 (十亿美元)	进口 (十亿美元)	预期 寿命		0- 14岁 人口比例(%)
							(男)	(女)	
1	美国	304	14204	47580	1301	2166	75	81	20
2	日本	128	4909	38210	782	762	79	86	13
3	中国	1326	4326	2940	1428	1133	71	75	21
4	德国	82	3652	42440	1465	1206	77	82	14
5	法国	62	2853	42250	609	708	78	85	18
6	英国	61	2646	45390	458	632	77	82	18
7	意大利	60	2293	35240	540	556	79	84	14
8	巴西	192	1613	7350	198	183	69	76	26
9	俄罗斯	142	1608	9620	472	292	62	74	15
10	加拿大	33	1400	41730	456	418	78	83	17
11	印度	1140	1217	1070	179	291	63	66	32
12	墨西哥	106	1086	9980	292	323	73	77	29
13	澳大利亚	21	1015	40350	187	200	79	84	19
14	韩国	49	929	21530	422	435	76	82	17
15	土耳其	74	794	9340	132	202	69	74	27
16	印度尼西亚	228	514	2010	139	126	69	73	27
17	沙特阿拉伯	25	468	15500	329	112	71	75	33
18	阿根廷	40	328	7200	71	57	72	79	25
19	南非	49	277	5820	81	99	49	52	31
	世界	6692	60587	8613	16129	16300	67	71	27

资料来源: Professor Cheong Young-Rok's paper at the Conference on G-20 in Beijing on June 12, 2010

种优越性,西方国家才会拿人权、民主等问题经常敲打包括新兴发展中大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这种在国际力量分布中形成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与既有传统大国多元化交叉并存的局面,就决定了二者间在竞争中优势互补,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国际社会主要力量关系的总体态势。

#### 四、国际关系、国家关系性质 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当前国际政治安全总体形势基本稳定,大国间关系保持正常平稳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冷战后国家关系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长达数千年的国家间敌对、对抗,甚至战争的基本形态,已经转变为冷战后的非敌对、非对抗状态,这不仅是解释、

分析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而且是观察、判断今后较长时期内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趋势的一个主要依据,是一个带有根本性和历史性的变化。

“战争是国际关系的中心特征”<sup>1</sup>,“过去五个世纪的国际事务史基本上是一部战争史,或至少是一部战备史”。<sup>2</sup>人类有文字系统记载的几千年的历史中,国家在大多数时间内基本处于敌对、对抗、争夺的状态,包括敌对、对抗的最高级形式——战争,人们熟悉的一部世界史基本是一部战争史。几乎每个国家都是伴随着一系列战争产生和发展的,先是

<sup>1</sup> Martin Wr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1992, p. 206

<sup>2</sup> [美]保罗·肯尼迪著,陈景彪等译:《大国的兴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第523页。

大大小小的热战,从范围仅限于数个国家的战争到世界大战,接着是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有一个大致的估计:从公元前 3600年到现在的 5000 余年间,全世界大约发生了 1.45 万场战争,只有 292 年是和平的年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几乎每一年中,全球都有将近 1/4 的国家不同程度地受到战争的影响。”<sup>1</sup>除了战争,还有各种形式的冲突,而隐藏在这些战争、冲突背后的其实是国家关系性质敌对、对抗的本质。冷战期间,大国美苏、中苏、美中是直接对抗,中小国家则是跟着大国搞对抗。而在冷战结束后,从 1990 年到现在的近 20 年间,仅有 4 起国家间战争,分别是印度与巴基斯坦(1990-1992 年和 1996-2003 年)、伊拉克与科威特(1991 年)、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1998-2000 年)以及伊拉克与美国及其盟国(2003 年)。冲突数量虽然曾一度上升,但主要是内战。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家间冲突数量少,并不是一种新的现象。”<sup>2</sup>近五年来,总体认为世界发生的战争在大幅减少,“到 2008 年,连续五年没有记录到新的国家间战争”<sup>3</sup>,因此甚至有人认为“战争消亡”。这突出地反映出当前国家关系性质已经不再是对抗和敌对,这是人类历史和国际关系、国家关系的根本性和历史性的深刻变化。

国家关系性质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是教育的普及、文明的进步和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赖。二战结束以来,全世界教育逐步普及,文盲大幅减少,全世界绝大多数地区基础教育得到普及,甚至高等教育也已开始大众化。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2004 年世界高等教育在校学生达到 1.32 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 2.03%。全球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 1999 年的 18% 提高到 2004 年的 24%,其中有 38 个国家和地区超过 50%。另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料统计,在有数据统计的 95 个国家中,2003 年有 33 个国家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数量上比 1995 年增加了 24 个;62 个国家处于大众化阶段。

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影响甚至改变着人们对武力、暴力、强力和战争的认识和态度,使人类变得更加文明进步,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认识战争对人类文明进步的意义。同时,随着教育的普及,

尊重秩序、重视行为合法性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行为准则。而人类文明的进步使国际社会普遍形成了对野蛮行为的反对、排斥,使更多的人认同战争、暴力是野蛮的,加入到反对武力、谴责暴力的行列中。2003 年伊拉克战争期间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民众的反战就反映了这种倾向。

全球化带来了国家间的广泛交流,人类文明的跨区域传播,加快了国际社会观察世界语境的趋同,对话作为解决分歧的主要方式被广泛接受,尊重国际机制、按照国际惯例办事,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模式。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化相互依赖的形成和发展,使各国的利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用武力、强力追求国家利益,只会对别国和自己的国家利益造成双重伤害,成为一件损人而又不利己的事;因此,敌对、对抗、武力、暴力、强力难以继续成为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的工具。

## 五、恐怖主义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及人民生命财产的主要威胁

当然,世界也不是一片田园牧歌,还没有实现“永久和平”。国家间关系对抗性质的转变,并没能对人类带来完全的和平与安宁。2001 年发生的针对美国的“9·11”恐怖袭击,恐怕是一个新的威胁时代的开始。对世界和平与稳定、人类的安全威胁已经从传统的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战争,转变为以非国家行为体为主的恐怖主义活动,这预示着一个新的安全时代的来临。恐怖主义因具有不确定性、隐蔽性等非对称性特点被称为“地下战争”。恐怖主义活动对人类特别是大量平民造成的严重危害,使其与自然灾害并列,高居人类所面临的最严重威胁的首位。当前世界上发生的流血事件和主要武装冲突有很大一部分都与恐怖主义有关,打击恐怖主义极端势力已经成为各国最为关注的国家安全内

(转第 17 页)

<sup>1</sup> [美] 威廉·汉得森著,金帆译:《国际关系》,海南出版社,2004 年,第 127 页。

<sup>2</sup>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 年鉴 2006》,时事出版社,2007 年,第 132 页。

<sup>3</sup>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Yearbook 200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70

第三,通过平等协商解决不同问题领域的责任分担问题,为合作求共性。主要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在很多全球问题领域意见不同,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和轻重缓急的认识也就不同。一方面,新兴国家确实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但另一方面,也不能让它们以牺牲本国发展为代价。我们经常听到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呼吁世界,特别是呼吁大国“倾听我们的声音”。为了具备全球合法性,协商解决是关键,强加于人则会起反作用。无论在程序上还是在实质问题上,平等协商都是关键一环。

## 结语

我们身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变革时代。总体上看,当今时代充满希望。体系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很小,三种力量作为国际体系的三元支柱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很大。国际体系结构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它不再以国与国之间和极与极之间的高度

敌视和对抗为主要内容。美国、欧洲和“金砖国家”都是构建未来世界秩序的重要力量,相互之间合作的空间也十分广阔。

关键问题是,如何在国际权力结构的三大力量之间开展合作。当今世界出现了性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威胁,只有三种力量的积极合作才能有效应对这类威胁。国际制度的改革、转型与创新是最具合作潜力的领域,关键在于大国与新兴国家之间能否在治理领域成功合作。它们若以伙伴相待,共同构建 21 世纪的全球秩序,共同应对安全威胁,世界就会有着比较光明的前途;若坚持零和思维,彼此对抗,世界将被带入又一个黑暗时代。

机遇与挑战并存。新兴国家作为利益攸关方参与国际决策进程,认真考虑它们的合法利益诉求、通过平等合理的谈判就责任分担达成共识,这些措施似乎是必不可少的。只有这样,才能构建更加合理的国际制度,实现更为有效的全球治理,形成更具合法性的世界秩序。○ (责任编辑:张浩)

(接第 9 页)容。但是,世界各国联合采取各种严密措施仍然未能完全控制恐怖主义的发展,甚至连世界上最强大、武装最先进的国家——美国也深陷恐怖主义战争泥潭。美国及其盟国遭遇的困境,反映出恐怖主义威胁的极端复杂性。恐怖主义的复杂性还在于其在全球形成了严密网络,并掌握了高新技术手段,甚至还可能获得了核武器。2010 年 4 月召开的华盛顿全球核安全峰会将防止恐怖主义获得核材料作为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美国最近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也将暴力极端主义势力寻求获得核武器带来的威胁放在其国家安全的首位,并非空穴来风。

经过国际社会几年的联合努力,恐怖主义威胁整体上已有所缓和。据相关统计,“与 2007 年相比,2008 年的恐怖主义袭击减少了 2700 起(或者说 18%),因恐怖主义而死亡的人数减少了 6700(或者说 30%)。”<sup>1</sup>同时,恐怖主义活动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恐怖主义活动中心的东移。“正如去年秋天索马里海域的海盗活动和孟买的恐怖主义屠杀所寓示的,印度洋已经成为 21 世纪挑战的中心。”<sup>2</sup>恐怖主义主要活跃区域东移到以阿

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为核心的地区。经过 21 世纪初的几次恐怖主义袭击后,美国与欧洲等西方国家在本土加强了防范,采取了“宁过勿失”的措施,加大了恐怖主义袭击西方国家的难度。同时,美欧及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采取的联合行动,限制了恐怖主义的经济、人员来源,破坏了恐怖主义活动的网络,而美国、北约对阿富汗等恐怖主义大本营的不断打击,特别是击毙恐怖主义高级领导人,更是使恐怖主义元气大伤,大大压缩了恐怖主义在国际上的活动范围和频率。作为恐怖主义滋生和活动的“大本营”,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形和部族势力都极为复杂,这为恐怖主义创造了极大的回旋空间,在这一地区打击恐怖主义的难度较大,而印度、俄罗斯、中东等地的恐怖主义活动存在的主要原因则是积怨已久而又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这些因素决定了目前恐怖主义的这种地缘分布将会长期存在。○ (责任编辑:何桂全)

<sup>1</sup> National Counterterrorism Center Annex of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20 Mar 2009, p. 9. <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122599.pdf>

<sup>2</sup> Robert D. Kaplan, “Center Stag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9, p. 17.